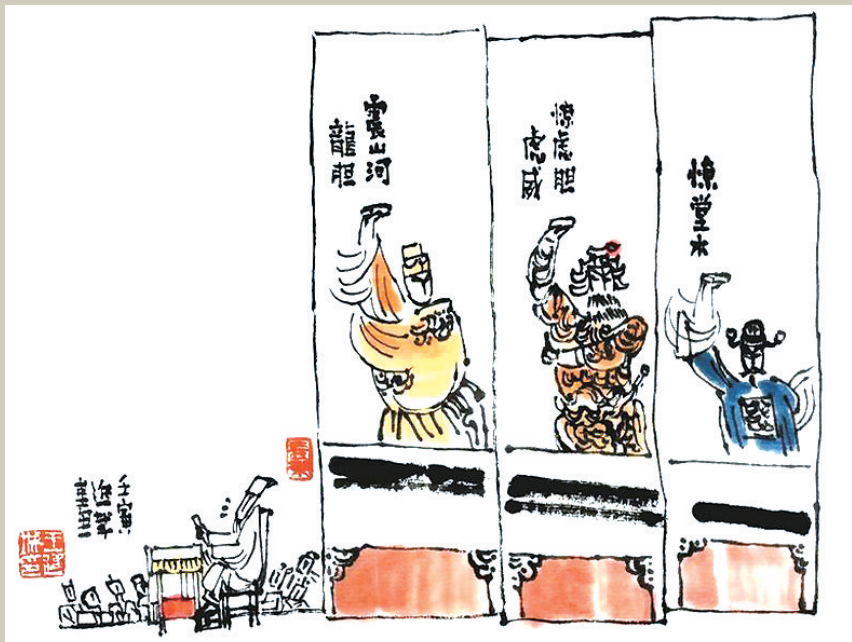


说说惊堂木



在许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,经常可以看到古时候衙门在审案过程中,公案上有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,一样是签筒,里面装着许多由竹片或木片做成的签票;而另一样,则是一块长方形的硬木,县太爷将其轻轻举起,在空中稍停,再急落直下,“啪”的一声巨响,震荡公堂。这块用来震慑犯人的硬木就是俗称的“惊堂木”。

惊堂木的正式名称叫气拍,又名醒木,也有叫界方和抚尺的,是一块长方形的硬木,有角儿有棱儿,取“规矩”之意。因其一响之下,满堂皆惊,具有严肃法堂、壮官威、震慑受审者的作用。但归根结底,也只是为增强气氛,起到辅助作用罢了。

惊堂木的历史源远流长,相传为虞舜时掌管刑法、以正直著称的皋陶首创,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。《国语·越语》中记载:“惊堂木,长六寸,阔五寸,厚二寸又八。添堂威是也……”由此可见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惊堂木即已开始使用。惊堂木的重量也有规定,净重应该是二斤十三两五钱四分。“二斤”代表南北两京,“十三两”代表南七北六十三省,“五钱四分”则代表五湖四海。照这些寓意来看,惊堂木重量的规定应该是在明朝永乐迁都北京以后,因为只有那时的行政区划才符合惊堂木定规的寓意。

惊堂木经历代制度的沿革与演变,从开始只是官员才能使用,到后来流传到民间,成为上至“九五之尊”的皇帝,下至“三教九流”的艺人,皆可使用的物事。只是,由于使用人身份不同,惊堂木的大小不同,名称亦各异。

唐日之前,惊堂木并无图案,只是为方便起见,将其顶面做成弧形而已。唐太宗时期,为了美观,有人开始在惊堂木上雕刻动物图案,有龙,有虎,有狮,不一而足。武则天永昌年间,朝廷把惊堂木图案规定为龙

形,取龙乃皇权象征之意;宋代为卧龙,龙、龙纹大都是三爪或者四爪,张牙舞爪;元代刻三爪或四爪龙形,嘴尖头大,颈细身肥;明代的龙形略有变化,嘴凸头大,颈粗身肥,刻有五爪,且头上有角;到了清朝康熙年间,又将惊堂木上的龙形加以统一修改,使之嘴缩身瘦,看起来就像一条小蛇。

范祖述在《杭俗遗风》中说:“大书,一人独说,不用家伙,惟有醒目一块,扇子一把”,这里所说的“醒目”,就是说书艺人所用的“惊堂木”。惊堂木上迄皇帝,下至艺人皆有使用,且与使用者的身份、职业密切相关,其称谓亦各异。民间流传的一首《惊堂木》诗:“君称龙胆凤翥妃,文握惊堂武虎威,戒规振坛僧道律,唤醒压方紧相随。”皇帝所使用的“惊堂木”,除称作“龙胆”外,又称“震山河”,意思是皇帝一拍四海皆闻,用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威;皇妃使用的除了“凤翥”,还称作“凤霞”;丞相使用的称作“运筹”,亦称“佐朝纲”,用以显示身份;将帅使用的为“虎威”,又称作“惊虎胆”,用以壮军威;僧道使用的称为“醒目”“驱邪”“令牌”,用以醒神;当铺所用的称作“唤出”;药铺、郎中所用的称作“慎沉”“审慎”;客棧柜房所用的叫作“镇静”;教书先生的那块叫“醒误”,亦称“呼尺”或“戒尺”,以维持课堂纪律;说书艺人所用的除了叫“醒目”外,还称为“过板石”“拎儿”或叫“止语”,开讲前一拍,意在告诉听众注意,说书马上开篇。县官及其文官使用的才被称作“惊堂木”或称“惊堂”。

民国初年,法院的法官使用的依然是惊堂木,今天,我们在一些影视作品里还能看到它的影子。从2002年6月1日起,我国人民法院都使用“法槌”,以维护法庭秩序,体现法律尊严,控制庭审节奏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古人“饥饿疗法”并非为“瘦身”

时下,许多爱美人士采取“饥饿疗法”减肥瘦身,并搬出古代“辟谷术”作依据。那么,古代的“辟谷术”等于“饥饿疗法”吗?

辟谷,又称断谷、绝谷、绝粒、休粮等,基本要义是“不吃粮食”。晋炼丹家、医药学家葛洪《抱朴子》“杂应卷十五”曰:“近有一百许法,或服守中石药数十丸……练松柏及术,亦可以守中……或用符,或用水,或符水兼用……或春向东食岁星青气,使人入肝;夏服荧惑赤气,使入心;四季之月食镇星黄气,使入脾;秋食太白白气,使入肺;冬服辰星黑气,使入肾……”也就是说,当时已流传约百种辟谷方法,归结起来无外乎是服石、服水、服药、服气辟谷。由此可见,“辟谷”不是“绝食”,而是用特殊的药饵取代日常饮食。

据史载,早在秦汉时期,“辟谷术”就非常流行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,就有一篇《却谷食之篇》,宛如专门研讨辟谷的学术论文。最早见于记载的辟谷者为春秋时的鲁国人单豹,西汉刘安《淮南子》卷十八“人间训”谓:“单豹倍世离俗,岩居谷饮,不衣丝麻,不食五谷,行年七十,犹有童子之色。”《二十四史》中更有不少神奇的记录。西汉开国功臣、运筹帷幄的张良曾苦修辟谷术。《汉书》云:“良从入关,性多疾,即道引不食谷,闭门不出岁余。”北宋齐州(今山东章丘)名士刘庭式(曾与苏东坡搭档,苏任密州太守,刘为通判)不仅有娶盲女的千古佳话,还有精修“辟谷”的超凡脱俗。他在《宋史》中留下了惊鸿一笔:“绝粒不食,目奕奕有紫光,步上下峻坂如飞,以高寿终。”

不吃五谷杂粮意味着不食“人间烟火”,一个人不仅能生存,还“精力旺盛,气力百倍”,自古就遭到质疑。三国杰出的文艺青年曹植坚持“人不食七日则死”的观点,于是找来方士郤俭“演练”辟谷,结果却让他大开眼界。曹植在《辩道论》里说:“余尝试郤俭绝谷百日,躬与之寝处,行步起居自若也。夫人不食七日则死,而俭乃如是。”

在古代,“辟谷术”的流行,其实有其深层的社会背景。张良练“辟谷”,防的是“狡兔死、走狗烹”;刘庭式精修“辟谷”,为的是健身;葛洪等诸多方士修炼“辟谷”,求的是所谓“长生不老”。而老百姓苦演“辟谷术”,是为了保住小命。在道教兴起的东汉后期,社会黑暗、民生凋敝。因为底层民众的粮食匮乏,“辟谷”作为一种“治饿”之策,在民间得到了全面推广。清初杭州人陈芳生的《先忧集》“济饥辟谷丹”条说,晋惠帝永宁二年又逢饥荒,京城大户趁机“捂盘惜售”,抬高粮价,百姓苦不堪言。大臣刘景先上表进言,请皇上下旨全面推广“辟谷术”应对饥荒,据说收效甚好。无论何因,人们都不难发现,古人修炼“辟谷术”绝不是为了减肥瘦身,更多的是为了保命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